

走进沈阳铁西工人村历史文化街区 5个建筑群承载火红年代的记忆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历史文化街区档案

铁西工人村历史文化街区

时间
1952年至今
位置
沈阳市铁西区
核心保护面积
9.76公顷

“几天就让他楼成排”

“路两侧的工厂就像摆在案板上的饺子一样，一个挨一个，而且都是国字号的大厂。”

2014年，沈阳市铁西区文联主席商国华以铁西工业区的嬗变为历史背景，创作了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我们走在大路上》。在这本书里，他用上述生动的语言描绘出了当时铁西区工厂之密集程度。

商国华的成长、工作与生活一直没有脱离开铁西区。他对铁西工业及工人村的熟悉远超过他人。

新中国成立后，沈阳市铁西区在全国工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很多人形容铁西区是“共和国工业的装备部”。工业、工厂、工人，当新中国的工业化在这片土地上铺陈开来时，作为工业与工厂相配套的工人生活区，同样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1952年，抗美援朝的炮火硝烟依然弥漫，起始于1953年的“一五”计划在这一年已经萌芽发端。这个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核心任务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个是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一个是加快推进各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

辽宁承担了工业化建设的重任，而沈阳市铁西区则成为重中之重。

1952年9月，根据党中央“在提高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的生活”指示精神，沈阳市人民委员会投资1200万元，开始建设工人村住宅区，有着“东方鲁尔”之称的铁西区成为承载地。

9月23日，尽管初秋已至，但7000多名建筑工人奔赴工人村施工现场，按照苏联设计的“三层起脊顶式住宅”的图纸，热火朝天地奋战在建设一线。当时在建筑工人中间传唱着一首歌，其中一段的歌词充满着豪情壮志——“和平的花朵遍地开，座座高楼盖起来，昨天还是荒野草地，几天就让他楼成排”。

正如歌词中所写，在天寒地冻中，真的“几天就让他楼成排”。当年12月份，工人村第一期工程就完工了，79幢三层大楼、3396间家属和职工宿舍正式交付，建筑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

这些住宅楼现代、气派，楼内不仅有上下水、煤气、暖气，而且卫生间也在室内。如此先进的配置，令那些常年居住在低矮平房的人们羡慕不已。

一期工程结束的两年后，第二期工程又续建了13幢楼；1957年，再次续建51幢楼。至此，沈阳工人村形成了占地7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0多万平方米，共计5个建筑群的大型工人聚集生活区。沈阳市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建设大型工人生活区的城市。

建成后的工人村位于沈阳市铁西区西南部，东至现在的卫工街，南至十二路，西至重工街，北至南十路。工人，充满着欢声笑语的工人，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

核心提示

位于沈阳市铁西区的沈阳工人村并不是一个行政村落，而是一个工人集中居住的住宅楼群。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建成的第一个大规模的工人生活区。从1952年开始大规模建设，到上世纪90年代工厂转型、工人村渐渐淡出人们视野，再到如今的旧貌换新颜，沈阳工人村不断续写着自己的生命履历，也在不断绽放着生命力。



工人村住宅楼外景

“当时的工人村就是高档住宅区”

标本，用这个词来形容沈阳工人村生活馆的建设意义，是比较准确的。

当时间之手在2003年之后重新摆布沈阳工人村的格局，工人村生活馆就是记录与保留当年工人生活印记的标本。

工人村生活馆位于沈阳市铁西区赞工街2号，在起始于2003年的工人村拆迁改造工程中，工人村生活馆所在的7幢楼被保留了下来，不仅避免了被拆除的命运，而且转身成为重现当年工人生活风貌的展览馆。

生活馆通过对不同空间的分

割，复原、浓缩了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工人村里工人的生活场景。

走进副食品商店，小块黑板上用白粉笔写着当时的菜价——“冬瓜0.05元、猪肉0.47元”，旁边的菜摊上，土豆、黄瓜等常见蔬菜摆放案头，当年的生活气息似乎在这里折身而返。

生活馆复原了部分全国劳模当时的家中原貌。作为上世纪60年代居住环境的代表，全国劳模董朗泉的家位于生活馆二楼一处房间里。按照当时的设计，工人村内两家共用一个厨房与卫生间。走进董

朗泉家，一张双人木制木床正对入户门，局促的房间内，摆放着一对沙发、一个书柜和一张写字台。墙壁上，伟人画像高高悬挂；写字台上，旧式台灯、书架一字排开。整个空间氛围正是上世纪60年代的典型工人家庭生活的反映。

沈阳工人村生活馆的现任安保负责人出生在在上世纪60年代，这位生在工人村、长在工人村、工作在工人村的“老工人村人”对这片区域十分熟悉。在带领记者参观不同时代的房间时，他都会讲出一些发生在工人村里的故事：“用现在的话说，当年的‘工人村’就是高档住宅区。”

根据相关档案资料，当年的沈阳工人村的确称得上“高档”二字。随着工人村住宅楼的相继完工，粮店、幼儿园、邮局、消费合作社等配套设施陆续成立。不仅如此，工人村的绿化面积高达70%，绿树青草掩映之中，还设置有单杠、滑梯等游乐设施，供居民和孩子锻炼身体、休闲娱乐。

档案中记载，工人村的第一所幼儿园建于1957年，当时的幼儿园实行“长托制”，孩子们的生活用品由国家来统一调配、供应。为了保证工人子弟的身体健康，当时的幼儿园孩子可以享受由国家供应的细粮，还可以喝到牛奶、豆浆等。

工人村是沈阳国有企业住宅区与家属生活区。工人村建成之后，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冶炼厂等44家企业的工人进驻工人村生活。

不过，当时的人住门槛较为严格，只有劳模和对企业发展作出贡献的企业干部才有资格进驻工人村。曾在沈阳第一机床厂担任过车间副主任、副厂长、副总工程师，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叶选平也曾在沈阳工人村居住过。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工人子女纷纷结婚、成家，工人村也出现了一家七八口人挤在狭小房间过日子的情况。随着人口的迁入与迁出，这时的工人村，居住人员的成分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1956年，董朗泉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图为董朗泉的家。



建成后的工人新村。

“他们雄赳赳、气昂昂的劲头，就是工人村的劲儿”

1986年，沈阳防爆器械厂正式宣布破产倒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宣布破产的公有制企业。沈阳防爆器械厂只是一个开端，之后，沈阳市铁西区企业倒闭破产、工人下岗等声音不绝于耳。

尽管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商国华在他的《我们走在大路上》这本小说里，还是根据当时真实场景，写下了工厂即将拆迁，工人们难分难舍、纷纷下跪告别老厂区的画面——

“佟大开、赵长江和护厂队的师傅们不由自主地向铆焊车间的大墙鞠躬，几十个围观的老工人如同接到了朝拜的指令，突然齐刷刷地跪在了地上，他们用拳头、用手掌一次次拍打着脚下的土地，大声地、渐渐

续续地喊着：‘伙计，对不住了！老哥们儿都来了！让我们再看你一眼吧！’一时间，哭泣声、呼喊声掩盖了吊锤、发动机的轰鸣。”

在如此悲凉的氛围里，与国有企业相附相依的工人村也面临拆迁改造的命运。经过50余年的使用，工人村的房屋出现了管线老化、墙体开裂等问题，急需改造。尤其是几家共用一个卫生间、厨房，这样的硬件条件已落后于当时的其他住宅区。

2003年，按照铁西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沈阳工人村开始了大规模的拆迁改造。2004年春节前，曾在工人村居住了半个世纪的老住户们搬进了焕然一新的工人新村。对这里的人们而言，生活，跃升到一个更加美好的新起点。

数据显示，在工人村一期动迁改造中，改造面积1.1万平方米，居民的居住面积由原来的人均8平方米增加至17平方米。之后，工人村拆迁改造二期、三期工程相继启动。

2007年，工人村生活馆所在的7幢老楼作为工业遗产被保留下来。工人村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足迹分散在生活馆的角落之中。

在商国华看来，生活馆只是沈阳工人村保留下来的一个硬件窗口。尽管“工人村”已被“工人新村”所取代，但工人村曾经的精气神仍在这片区域内涌动。

“每到傍晚，暴走队员们打着红旗在公园里锻炼身体，那股子雄赳赳、气昂昂的劲头，就是当年工人村里工人村的劲儿。”商国华说。



战国时期铜肩甲牌饰。



战国时期弦纹青铜壶。



明代埴埴。

两个明代埴埴 见证本溪冶金史

本报记者 郭平 文并摄

新增两个埴埴回答了观众的疑问

本溪博物馆经过两年的封闭改造，今天开馆，为观众呈现一道精心制作的本溪历史文化大餐——《山魂水魄——本溪文物中的历史》。展览采用文物结合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展现了50万年来人类在本溪的青山秀水间所走过的历程和创造的独具特色的文化，进一步厘清本溪的城市发展史。

记者踏足本溪博物馆，亲历精心打造的崭新文化之旅。

在展区参观，虽然没有看到一些博物馆常见的射灯，但是展区光线非常明亮、柔和，令人愉快很多。

本溪博物馆馆长靳新军告诉记者：“《山魂水魄》展览布展前，我们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借鉴了国内一些先进、优秀展馆好的做法，还把观众在以往观展时留下的宝贵意见吸收了进来。”

现代的本溪是一座钢铁之城，那么这座现代城市的历史根脉来自哪里？这是观众曾经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山魂水魄》展览通过实物做出了回答。在展区的结尾处，展柜中立着两个外表粗糙的容器，这是明代冶铁用的埴埴，是第一次被公开展出。

两个埴埴是本溪博物馆特聘专家、研究员梁志龙在田野调查时发现并用自行车驮回馆里的。据介绍，作为明代本溪冶铁业发展的实证，埴埴在本溪出土很多，但是由于冶铁工的原因，即注入铁水的埴埴在铁水凝结后通常被打碎以便取出铁锭，所以后人难得见到完整的埴埴，多是破

碎的残片。

人们无法知道带有明显烧灼印记的埴埴完整保留下来的原因，不过，历经数百年时光，它们在本溪博物馆又开始承担起新的讲述城市历史的使命。

与冶金相关的其他文物在本溪有大量发现。

本溪地区曾经出土多件带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青铜器，此次展览为这些文物分别设立了独立展柜，像人们过去只透过展柜玻璃单一视角欣赏的镇馆之宝——重圈双钮六鸟纹铜镜，带剑钩、剑鐔的青铜短剑三件套等，今后可以围绕展柜尽情观看，亲身体会当年拥有这些物品的貉人首领的威严与气度。

与之相邻，有4个独立展柜分别展出了弦纹青铜壶、青铜短剑、青铜镜和铜肩甲牌饰，这几件文物也是首次展出。它们来自于2015年考古清理所取得的成果。这些文物所属年代为战国中晚期，其中的弦纹青铜壶是辽东地区首次发现，被人们誉为“辽东第一铜壶”。

记者还注意到，距今3000年的马城子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被摆在了显著位置。在马城子文化陶器展区，一排排暗灰色的陶罐当中，有一个带有深色彩形装饰的红色陶罐非常抢眼，这是马城子文化遗址目前出土的唯一品。专家介绍，3000多年前，这件陶器对于马城子先民来说，应该是“舶来品”，人们甚至找到了它的出处，即沈阳地区的高台山文化先民。

《山魂水魄》展览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远古岁月、洞窟乾坤——石器时代的本溪”“千年时光、貉人世界——夏至汉代初期的本溪”“大山深谷、开国立都——汉唐时期高句丽统治下的本溪”“文化互鉴、民族融合——辽至清代的本溪”。

或许是因为文物本身所特有的沧桑感，或许是出于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很多城市博物馆的光线都略显昏暗，参观时间略长，人们难免会产生压抑甚至困倦的感觉。在展区灯光安排上，他们与装修公司反复研究，在保护好文物的前提下，结合文物的具体特点，力求最大可能地把文物的风貌全面展示出来。

整个展区，共安排了100余段文字，配置160多幅图片，推出了1000多件展品，比此前展览增加了400多件，其中多数文物是首次展出。这些措施较全面地回答了观众的疑问。

展区起始部分，过去为了突出庙后山遗址发现“东北第一人”的重大考古成就，曾经布置了一个宽大的厅。新的展览却是由一条类似时光隧道的、灯光变幻的长廊开始，两边依次展出庙后山人生活复原场景，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等。

对于庙后山遗址的考古发掘，观众留下的疑问是，50万年前的庙后山人后来去哪儿了？他是偶然经过本溪地区的山岭，还是后来世世代代地生活在这里？

近年来，在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的支持下，本溪市在史前考古调查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也较好地回答了人们的问题。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庙后山人不仅没有离开这片山水，而且

活动区域不断扩大：在太子河上游的本溪县，人们相继发现了东洞遗址、香磨南山遗址、黄岭岗遗址；在浑江中下游的桓仁满族自治县，人们又发现了牛鼻子遗址、四道河遗址。

人们如今在《山魂水魄》的参观线路上，看到的本溪史前文化，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点，而是由诸多个点连成的绵绵不绝的历史长线，一目了然。

那么，为什么古代人类会选择在本溪地区活动？考古专家从本溪的地形地貌特征中找到了答案：本溪位于辽宁东部山区，面积8420平方公里，老秃顶、花脖山海拔超过千米，太子河、浑江在大山深谷间奔流不息，森林茂密，林间物产丰富。与现代人所喜爱的游山玩水略有不同，本溪的山岭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喀斯特地貌发育良好，山上多有可躲避风雨的洞穴，非常适合采集、狩猎时期的人类活动。

展厅中所陈列的珍贵文物包括镇馆之宝——50万年前直立人的上犬齿，以及同期出土的石器、各种史前年代的动物骨骼，满足人们多样探究需求。记者留心观察了一下，那对剑齿虎牙齿也在展出之列。专家介绍，这对牙齿可能属于幼年的剑齿虎，它们的发现是考古专家反复检查庙后山的文化堆积层，在泥土中小心翼翼地清理出来的。它们是50万年前本溪地区自然状况的重要实物证明。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